

前 言

《易林》为西汉易学家焦贛（字延寿）所著，所以又称《焦氏易林》。该书将《周易》六十四卦视为本卦，每一卦下面又繁衍出六十四之卦，即 $64 \times 64 = 4096$ 卦。它始于乾之乾，乾之坤，乾之屯……乾之未济；直至未济之未济，未济之乾，未济之坤，终于未济之既济。构成 4096 卦的完整序列。

《易林》在每一之卦下面，殿以解卦诗一首，共有古诗 4096 首。这些古诗涉及古代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学、哲理、民谣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算得上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其词汇的丰富与音韵的讲究都有不让于《诗经》的独特成就。两千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这是其主要原因。

《易林》一书唐、宋以来史籍皆有著录。唐人王俞认为，《易林》的内容“事本弥纶，同归简易。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称其“言近而意远”（《四库全书·焦氏易林·序》）。宋代诗人黄伯思肯定《易林》“言辞雅淡，颇有可观览”（《四库全书·焦氏易林·序》）。明代文豪杨升庵精解《易林》佳句，赞其“古雅玄妙”，批评世人目不识宝，只将其视为占卜之辞，任其埋没（杨有仁《太史升庵文集》卷五三）。明代竟陵文学派钟惺赞叹《易林》古诗多有“异想幽情，深文急响”。称许此书“笔力之高，笔法之妙”，可将数百言难尽之理，蕴含于其一字一句之中（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

四)。清代诗人李邕嗣《臬堂文钞》卷四《后五诗人传》说：“奇文奥义，识学兼造，当是焦延寿一流。”可谓赞赏之极。还有人称《易林》其书“似浑似隐”、“灵警奇奥”，不愧为“天下之奇书也”。现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对此书亦大加赞赏，称《易林》中“异想佳喻，俯拾即是”，盖后世研读者以《易林》“与《三百篇》（即《诗经》）并为四言诗矩矱焉”（《管锥编·焦氏易林·占卜书与四言诗范》）。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陈良运在其所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自序》中引闻一多对《易林》的评价说，《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邦认为，《易林》中的诗句“多采用古诗的比兴手法，具有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相结合，形象思维同抽象思维相互诱导的特点。有以古喻今、以小喻大、以近喻远的联想思维效果，大都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融，相得益彰”。称赞《易林》“诗句明白晓畅，引人深思，有雅俗共赏之妙，无矫揉造作之嫌。从切身事物谈起，便于读者触景生情，驰骋想象，通过日常见闻，启示深刻哲理”（王赣《大衍新解·序》）。

那么，《易林》以象用词、以形象思维表达哲理大体有哪些类型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启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如《未济之巽》：“一政多门，君失其权。三家专制，祸起季孙。”以春秋时鲁国“三分公室”的史事，阐发集中君权的重要性。《乾之豫》：“禹凿龙门，通利水源。东注沧海，民得安存。”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强调通利水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二是以自然喻人事，警示人们和睦相处，互助互爱，防止“如仇如怨”、“自相残杀”的不良社会现象。如《益之恒》：“鹿得美草，鸣呼其友。九族和睦，不忧饥乏。”《姤之小过》：“三虎上山，更相噬啮。心志不亲，如仇如怨”；三是以小喻大，以近喻远，诱发人们从中得出深刻教益的结论。如《旅之噬嗑》：“教羊牧兔，使鱼捕鼠；任非其人，费日无功。”《艮之泰》：“放

衙委辔，奔乱不治；法度无恒，君失其位”；四是以经典格言阐发哲理，隐喻人事吉凶祸福，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如《明夷之比》：“深谷为陵，衰者复兴；乱倾之国，民得安息。”首二句借用《诗·小雅·十月之交》语。《坎之解》：“寒露所凌，渐至坚冰。草木疮伤，花落叶亡。”发挥《周易·坤·六二》“履霜坚冰至”的思想。

《易林》4096首古诗的来源，是作者在长期观察西汉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改编《诗经》，引用经史子集经典，收集整理民间歌谣，进行大量加工、制作，汇集而成的一部“神韵的诗歌总集”（邓球柏《白话焦氏易林·自序》），赋予了她优美的文学欣赏价值。

《易林·涣之益》：“邑长景行，来观柘桑。土伯有喜，都叔允藏。”这首古诗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即为：德高望重的市长带着农业等部门官员来到乡村视察，看到柘林茁壮、桑蚕丰收的景象，高兴地赞不绝口，夸奖确实搞得很好。这不正像一条形象逼真的电视新闻报道吗！《易林·益之革》：“雀行求粒，误入网罟。赖仁君子，复说归室”（《师之需》略同），又《大有之萃》：“雀行求食，出门见鹞。颠蹶上下，几无所处”，可比三国魏文学家曹植《野田黄雀行》：“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坤之既济》：“持刀操肉，对酒不食。夫行从军，小子入狱，抱膝独宿”（《复之剥》略同），又类古诗《十五从军征》：“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同人之蛊》：“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寥寥数语，将云来雨至的情境尽收笔下，刻画得惟妙惟肖；《乾之坎》：“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乾之兑》、《循之未济》略同），《睽之乾》及《蹇之同人》：“喜为吾兄，使我忧亡”，均为拟人表现手法，读来诙谐风趣。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倍爱其词，录“欢伯”入《对酒》诗：“后代称欢伯，前贤号圣人。”宋代诗人黄庭坚《谢答闻善二兄》九绝：“身入醉乡无畔岸，心与欢伯为友朋”，又“尊中欢伯笑尔辈，我本和气如三

春”。诗文佳句遂相沿用；《大有之豫》：“雷行相逐，无有休息。”《坤之泰》、《坎之师》、《困之大过》略同，“休”作“攸”。钟惺编评《古诗归》，录此佳句入卷四，赞不绝口，称此“二语尽雷之性情行径”，杜甫之诗“何得空里雷，隐隐寻地脉”，“寻”字之妙本此，雷之性情尽具此一字中。钱钟书赞赏此二句“工于体物而能达难写之状”，生动形象之极，雷声似圆而转，犹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谓“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钱钟书说：“《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也”；《归妹之豫》：“逐利三年，利走如神。辗转东西，如鸟避丸。”诗中不直言人求利不获，而言利畏人而逃避，用词之妙，正同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乞食》所谓“饥来驱我去”；《复之恒》：“雨师驾驷，风伯吹云；秦楚争强，施不得行。”本指风吹云散，降雨未成，而写成雨与风相争持不下，一新视听，可谓以“雨欲退，云不放，海欲进，江不让”之笔意，写“黑云翻墨未遮山，卷地风来忽吹散”之景象；《离之遁》：“三狸搏鼠，遮遏前后。死于环城，不得脱走。”《恒之升》、《明夷之颐》、《丰之无妄》、《节之咸》略同。《离之晋》：“三虎搏狼，力不相当。如摧腐枯，一击破亡”，皆言众强敌一弱。《无妄之明夷》所谓“千雀万鸠，与鹞为仇”，则指众弱不能御一强。《蹇之坤》及《革之巽》：“兔聚东郭，众犬俱猎。围缺不成，无所能获”，又指纵使众多势强，而因谋虑不周，同样难保事情的成功。作者以象用词，信手笔下，随心所欲，变化万千，以此表达世态的无穷变换，警示人们改变隅见株守的固执心态，是《易林》古诗的长处所在；《未济之师》：“狡兔超起，良犬逐咋；雌雄爰爰，为鹰所获。”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穷兔谣》：“鹤翅崩腾来九霄，兔命追窄无所逃。秋毫就死忽背跃，鹞拳不中还飞高。安知韩卢复在后，力屈但作婴儿号。”正是此情此景。前一首诗写狡兔虽逃犬咬却被鹰所捉获，后一首诗写穷兔虽免鹞爪

而又落入犬口。《易林》此诗短短十六字，看上去不正是一幅优美如画的浓缩郊猎图吗！

二

《易林》既然是一部与《诗经》相比美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世人知之甚少？此中不无原因：

其一、文字古奥，引典繁多。《易林》是两千年以前的作品。由于时代的久远，语言的变迁，她的古奥艰深的文字及对经史子集经典的庞杂引用，一般读者很难读懂。《易林》古诗中多用古字、通假，且许多字音与今不同，和《诗经》音韵一样，都属于上古音系范畴，有些古字古辞和繁体字今已不用：如“奔”作“𨔵”，“强”作“彊”，“粗”作“麤”，“气”作“炁”，“衣绡”作“衣宵”，“簞箨”作“遽除”，“匍匐”作“扶服”，“蜻蛉”作“青蛉”；通假字如：“莫”与“暮”，“蚤”与“早”，“反”与“返”，“华”与“花”，“狼”与“粮”，“苦”与“枯”，“庸”与“用”，“蹇”与“蹇”。钱钟书“锥指管窥”《易林》第一首古诗，引文作“蹇”，释义用“蹇”，说明钱老至少读过两种以上版本的《易林》（宋本作“蹇”，元本作“蹇”），也可能是考虑了现代汉语中“蹇”义更接近于“口吃”。除古字、通假字外，《易林》“用韵之古，直同周秦”（尚秉和《焦氏易詁·序》）。《易林》中有些古诗，我们今天读起来不叶韵的诗句，如果用不同于今音的上古韵的读音表达出来，实际上是完全叶韵的，若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的直音表述法，《易林》古诗中“车”古读为“居”，“殆”古读为“以”，“女”古读为“汝”，“下”古读为“虎”，“家”古读为“姑”。对于《易林》的音韵与声调，王力在其所著《汉语语音史·汉代音系》中做过专门研究，如《大畜之小过》叶“车去舆”，《比之革》叶“车去夫居”，《复之谦》叶“事已殆”，《师之损》叶“羽都家”，《大有之姤》“路慕家”，《噬嗑之无妄》叶“女与下”。可见，《易林》中所用古字、通假、音韵与

《诗经》是大体一致的。至于用典，单就《诗经》中收入的 305 首诗歌中，《易林》直接、间接引用的达 136 首之多。可以说，不读《诗经》，难懂《易林》，并非危言耸听。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是毛诗，为汉代鲁人毛亨、赵人毛萁所传，而西汉焦贛《易林》中引用的全是齐诗，与毛诗不同。齐诗今已不存，秦火以后，汉时保存研究《诗经》的有四家：除毛诗外，还有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轅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盛行，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宋以后仅存经后人整理过的《韩诗外传》十卷，齐诗也只有在《焦氏易林》中才能看到了。清人王先谦著《诗三家义集疏》，所引齐诗的主要依据即是《易林》。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都对《易林》与《诗经》做过比较研究，如《凯风》篇，毛诗谓“有母不安其室”，齐诗谓“母亡思母”：“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诗经·邶风·凯风》）；“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易林·咸之家人》）。王先谦说：齐诗“所称‘无母’、‘孤子’、‘为人所苦’者，‘人’即继母，故肱（《后汉书》有传）读此诗而感其意也”；又如《蛭蛛》篇，毛诗谓“棘淫”，齐诗谓“伤淫”：“蛭蛛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诗经·邶风·蛭蛛》）；“蛭蛛充侧，佞人倾惑。女谒横行，正道壅塞”（《易林·蛊之复》）。王先谦说：“《诗》言‘蛭蛛在东’者，邪色乘阳，人君淫佚之证”，“夫妇过礼则虹气盛”。这里，“蛭蛛”，《易林》引齐诗作“蛭蛛”。“蛭”通“蛭”，不能认为《易林》用字有误。《尔雅·释天》徐朝华注：“蛭蛛(didong)”，本或作“蛭蛛”。虹的别称。再如，《诗经·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此处“崔崔”二字，《易林·咸之贲》引齐诗作“崔嵬”；《诗经·小雅·苕之华》：“牂羊坟首”句中“坟”，《易林·中孚之讼》作“贲”。尚秉和说：“‘贲’、‘坟’古通用，是焦诗与毛诗异，字非讹字。”这种毛诗、齐诗（或焦诗）在字

面上的差异,《易林》中还有很多。

其二、以象取意,以意用词。《易林》古诗大都与《诗经》的体裁相同,诗的主体大都是四言古诗,诗的风格大都为赋、比、兴。不同的是,“《易林》工于拟象”(钱钟书《管锥编·焦氏易林·蒙》),《易林》是在易象分析的基础上,再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易林》用象,“不是一象一意,而是一象取其多意。这就形成了它的审象是复杂、重叠的特点。审象的过程,也必然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织、错综、往复的过程”(钱世明《易林通说》卷一)。这样,就为不懂易学知识的读者阅读和欣赏《易林》诗句造成了一定困难,正如黄寿祺所说:自唐以来,“很多人酷爱其辞,竭生平之力而考订其名物故实,终因不解失传之象而一无所获”(尚秉和《焦氏易詁·序》)。

《易林》每一首古诗,都是一个形象思维的产物。如《乾之泰》:“不风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驱驰,通利大道。”乾卦(☰)上三爻变为阴爻,即得到之卦(“之”就是“变”的意思)泰卦(☳)。泰卦的第三、四、五爻组成互卦震卦,其伏卦为巽,巽卦卦象为风,风隐伏,所以说“不风”。第三、四爻组成半坎象,坎为雨,坎不全,所以说“不雨”。震为白色,乾为日,天地通泰,所以说“白日皎皎”。震为出,为驱驰,为大道,畅通无阻之象,所以说“宜出驱驰,通利大道”。但在《震之谦》中,震卦的卦象取意则与《乾之泰》中不同:“三人北行,大见光明。道逢淑女,与我骥子。”这里,震为人,数三,所以说“三人”。谦卦(☶)中,互坎为北,艮为光明、为道,坤为女,所以说“道逢淑女”。震为马,所以说“骥子”。当然,这是从易象上比较容易理解的诗句。再看《泰之益》:“凤凰衔书,赐我玄珪,封为晋侯。”从易象看,泰卦(☳)上坤下乾,益卦(☱)上巽下震,之卦中互体坤,坤为凤凰、为书,泰卦互体兑为口、为衔、为玄珪,艮为封,震为晋、为诸侯。这里三句话,作者通过易象分析引用三个典,组成

一首诗。首句据《初学记》卷三十引《春秋合诚图》，谓黄帝在玄扈山（今陕西洛南县西）拜受凤凰衔来之图；第二句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禹治水有功，被赐于黑色的瑞玉（玄珪）；末句指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子移居晋水旁，改国号“晋”，称晋侯的史事（典出《史记·晋世家》）。《易林》如此用典者相当多。

其三、版本不一，讹误甚多。关于《易林》一书，就我们目前能看到的重要版本可归纳为两个系统：一是《四库全书》本、《古今图书集成》本、《百子全书》本、《道藏》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及《津逮秘书》本，书中简称《四库全书》系统版本；二是《丛书集成》本、《四部丛刊》本，书中简称《丛书集成》系统版本。尚秉和将《四库全书》本称为汲古阁本（汲古阁是明末江苏常熟毛晋藏书阁名），是以藏书地点为简称（见其所著《焦氏易林·例言》）。邓球柏称为明本，是以此书刊行的朝代为简称（见其所著《白话焦氏易林·自序》）。后一个系统版本，尚秉和、邓球柏均称为宋元本。宋本为黄丕烈嘉庆十三年刻陆敕先校本，存于《丛书集成》，元本存于《四部丛刊》。据尚秉和考证，汲古本实际上是宋本以前的又一宋本，所以“宋本、元本字同讹者，汲古往往能存其真”。从书中不难看出，这两个系统的版本具有明显区别：如《四库全书》系统版本《焦氏易林·乾之井》：“鼃鸣岐山，鳖应山渊。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文王以成，为开周庭。”这首诗《丛书集成》系统版本中“鼃”作“鼈”，“鳖”作“龟”；《四库全书》系统版本《焦氏易林·需之丰》：“韩氏长女，嫁于东海。多貌美好，宜家富寿，利得十倍。”此条《丛书集成》系统版本中无第三句“多貌美好”，“富寿”作“宜主”，“十”作“过”。

像这样同一首古诗，因版本不同而造成诗句之间差异很大的情况随处可见，“有时候同一题下之辞，有的版本字误句乱，根本不是诗，在另一版本中字正句顺，又成了很好的诗。”（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自序》）就连国内目前通用的大型辞书《汉语大

词典》引释《易林》古诗 400 余首，《辞源》、《辞海》引释近百首，从内容看《汉语大词典》引文出自两个系统版本，《辞源》、《辞海》引文出自元本，即《四部丛刊》本，其中不少词条引文及释义均有商榷之处。

至于近年来刊行的白话本或重印本，钱世明《易林通说》以《百子全书》为底本，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传世藏书》本《易林》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均属于《四库全书》系统版本；钱钟书《管锥编·焦氏易林》、王贛《大衍新解》、费秉勋《白话易林》、邓球柏《白话焦氏易林》则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这些不同系列版本的交替刊行，使得《易林》古诗各本差异甚大。其中字误如以“戊”为“成”、以“羊”为“手”、以“决”为“快”、以“鹄”为“鹄”、以“睢”为“睢”、“以“衙”为“御”、以“蚬”为“蛭”、以“城”为“域”、以“示”为“尔”、以“竟”为“意”、以“同”为“国”；词误如《师之旅》“注器”作“住猪”、《同人之比》“阪泉”作“阪兆”、《归妹之渐》“腰袞”作“袞袞”；句误如《屯之小畜》“摇心失望”作“淫心失望”，《小畜之未济》“三足孤鸟”为“三足孤鸣”，《谦之益》“雄雌爰爰”作“雄雌受害”，《萃之复》“东关梁五”为“东间梁五”，《夬之泰》“青蛉如云”作“清冷如云”，《巽之师》“魁行摇尾”作“薄行摇尾”，《大有之屯》“莫如我垣”作“莫知我怕”。如此引用者比比皆是。这种由于引文失误而造成的结果，往往“一字之差，词气迥异”（钱钟书《谈艺录·宋人论韩昌黎·补正》），以至于“摇心失望”之“摇”。钱世明引《百子全书》本作“淫”后，将其译为“交媾的愿望落了空”（《易林通说·屯之小畜》）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句子。

各版本间的诗句互置、衍文、脱文情况同样不少。如《四库全书》本《易林·井之困》与《丛书集成》本《井之革》、《小畜之革》与《小畜之升》、《小畜之巽》与《小畜之兑》、《履之无妄》与《履之大畜》互置；衍文如《丛书集成》本《观之坤》：“继祀宗邑，追明成康。光照

万国，享世久长。”后面多出“疾病不医，下即蒿芦”二句，明显与前四句不协。《四库全书》本《焦氏易林·坤之小畜》正诗下多“四足无角，君子所服。南征述职，以惠我国”四句，而《丛书集成》本中此四句为《坤之履》诗句，其下又多出“敝苟在梁，鲋逸不禁。渔夫劳苦，连室乾口”四句；脱文如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联合出版的《道藏》影印本脱《兑之损》至《兑之未济》等二十三首古诗和《节之噬嗑》至《节之损》等二十一首古诗。

其四、学术界对《易林》一书存在争论，臧否不一。褒之者称焦延寿为易学名家，贬之者谓之易学末流。否定者谓此书不外乎“有韵之文，不得直谓诗。”清代诗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三说：“王司寇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钱钟书不同意这种看法，称其为“似是而非之论”，指出：“《易》有象而《诗》有比，皆拟之形容，古人早已相提并举”，“沈德潜《古诗源》录及箴铭，而不取《易林》”，可能是慑于冯氏之论。钱钟书说，《易林》至今流传于世，得以不废，不是因为它是—部占卜之书，而是因为其优美的文辞，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当代学者陈良运认为，《易林》之辞具有统一的格式，句式多为整齐的四言体，这就具备了诗的形式，较之《诗经》的风、雅、颂，只是篇幅短小，无章、节之分。《易林》以占卜形式出现，数量又如此之多，其中确有大量缺少诗味的韵语，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好诗，约占十之二三。这些好诗有切入现实生活的人生歌哭，有抽象情思的具体化描写，有日常生活哲理的广度开掘，有口语入诗的艺术魅力，堪称优秀诗篇。这些好作品杂处散落在非诗之韵语中，需要我们提着一根诗的神经去辨读。钱钟书和陈良运对《易林》一书的评价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钱老对《易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肯定并未引起当代文学界的重视，以致于现代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及钱钟联等主编的泱泱500万字

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均没有给《易林》应有的一席之地。

三

鉴于《易林》版本甚多，古诗往往各本大有出入。这部《易林注译》，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是上海古籍书店 1960 年出版的《丛书集成》修订重印本，三是中国书店 1981 年刊行的《焦氏易林注》木刻印刷本。同时参阅《百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道藏》及《四部丛刊》本。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底本之一的尚秉和《焦氏易林注》木刻印刷本，是尚秉和生前好友任道益与董维城、董维坤兄弟于庚辰年（1940 年）合力校订、雕刻刊行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校勘最好的一个版本。

尚秉和费数十年之功，精研《易林》，从中研寻出许多人们久已不谈的佚象，发现了《易林》中久已失传且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及一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并验之于《左传》、《国语》的占象，《逸周书·时训》的准象，《周易》之卦象，从而发现它们全都吻合，使得《左传》、《国语》、《易林》和《周易》的用象，由以前的对立而得到统一，认为《周易》无象外之辞，从而解决了旧所不解且不可胜数之易象问题，在《易林》及象学研究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尚秉和著有《焦氏易诂》十二卷，《焦氏易林注》十六卷，《易林评议》十二卷。王晋卿称其所著的《焦氏易诂》“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吃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叹为“千古绝作，以今世竟有此人著此绝无仅有之书”（《焦氏易林注·序》）。《焦氏易诂》的研究成果在《焦氏易林注》中得到充分应用。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以下简称《尚注》）所用底本有三：一为宋本，即今《丛书集成》本；一为元本，即今《四部丛刊》本。这两种版

本内容大致相同。一为汲古本，即今《四库全书》本。尚秉和对三种版本回还互证，穷搜博考，分析易象根源，考证林词依据，核勘版本沿革，纠正音韵讹谬，逐字注释，对二千年误解《易林》之辞一一订正，应当改正的都给改正了，包括《易林》原诗个别有误之处也不例外。如《大壮之大有》“褒后生蛇”句，尚氏据《史记·周本纪》考证，褒后即周幽王后褒姒，相传褒姒是龙涎化玄鼃转生的，“玄鼃，蜥蜴也，亦非蛇”，更不能谓“褒后生蛇”，当为《易林》之误；《屯之观》：“东邻嫁女，为王妃后。庄公筑馆，以尊王母。归于京师，季姜悦喜。”尚氏据《春秋》三传考证，庄公元年，鲁国在城外建造王姬（周王之女）的行馆，王姬非王后。又桓公九年，纪国季姜出嫁到京师，为周桓王后，林词全用此事，“庄”当为“桓”之误（钱世明《易林通说》卷二《泰之益·说》认为，“庄公筑馆”与季姜“归于京师”是时间、人物各不相同的两件事，此处混为一谈，是《易林》之误，可备一说）。

由于尚秉和校勘《易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经他校注的《易林》可以说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这在《易林》研究史上是空前的，对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几点：

一、对于《尚注》校勘《易林》原文中仍然存在的个别问题，本书依据《四库全书》及《丛书集成》两个系统的版本，参考史书及诸家研究成果，予以修正：句误如《师之离》“西过王母”句中“过”当为“遇”，《比之遁》“捐功弃力”句中“捐”当为“损”，《同人之贲》句中“矧绝”当为“鞠绝”，《夬之井》“驥困于衔”句中“衔”当为“御”，《睽之遁》“孟己己丑”当为“孟夏己丑”；脱文如《尚注·贲卦第二十二》中脱《贲之观》条，《升卦第四十六》中脱《升之革》条，《未济卦第六十四》中脱《未济之讼》条，《兑之同人》缺末二句“遗吾福善，与我嘉惠”，均依两个系统版本增补。另外，《易林》古诗之间略同者约百余条，如《坤之萃》：“褰衣过河，涧流浚多。赖遇舟子，济脱无它”，《讼

之萃》略同，“涧流浚多”作“水深渍罢”。但《尚注》引两首古诗互校，第二句均作“水深渍罢”。凡遇此类情况，若两个系统版本古诗均有别者，则不依《尚注》进行更改。

二、凡《尚注》未能考释清楚或考证有误的地方，依据史料，博采众长，重新予以考释。如《乾之乾》条中“胡言连蹇”句，以钱钟书考释最为精当；《大壮之兑》条中“触石肤寸”句，以严修《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注最为贴切；《兑之损》：“夷吾相桓，三归为臣”句中，“三归”依杨伯峻《论语·八佾》注，解释为“市租”，不按《尚注》释为“台名”；《旅之损》：“岐伯悦喜”句中“岐伯”用王贛、邓球柏说，释为“文王”，不按《尚注》释为“名医”；《晋之大畜》：“贾辛丑恶，妻不安夫。”《尚注》将贾辛与贾大夫混为一人。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子给贾辛讲述叔向说“贾大夫”长得丑，娶妻而美，其妻三年不言不笑的故事，并非贾辛丑。贾大夫与贾辛当为两个人。该条的原文及释义，《易林》及《尚注》均有误；《兑之比》：“嵩融持戟，杜伯荷弩。降观下国，诛逐无道。夏商之季，失福逃走。”注者往往不晓“嵩融”为何人，尚秉和也认为“嵩融持戟”不得解。实际上诗中引用的分别为《墨子·非攻下》与《明鬼下》记载的两则神话：首句指天帝命火神烧夏城而桀亡，第二句指西周时大夫杜伯无辜被杀，死后三年化为厉鬼报复，射杀宣王的史事。从内容看，“商”当为“周”，“嵩融”即传说中的火官之神，《墨子·非攻下》作“融隆”，《吕氏春秋·孟夏》作“祝融”，《左传·昭公十八年》、《国语·周语上》作“回禄”，《淮南子·天文训》、《楚辞·离骚》作“丰隆”（也有人认为丰隆指雷神，与祝融有别），各书均为音近字转之用法不同而已。据《山海经·海内经》，火神祝融即炎帝之裔，水神共工之父，《易林》作“嵩融”，其称谓虽不见于史书，显然是以象用词。比卦(䷇)上坎下坤，互艮为山，“嵩”取“山”义，艮亦为戟、为手，所以说“嵩融持戟”，是以原始神话为依据的象学语言表达方式。

此外，《尚注》用典篇章出错的地方，诸如《谦之遁》条中“桃雀”语出《诗经·周颂》，《尚注》误为《大雅》；《师之蛊》中“精洁渊塞”语出《诗经·邶风》，《尚注》误为《卫风》，注释中亦都予以了适当更正。

三、这本《易林注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为原文，二为注释，三为译诗。原文将底本竖排版改为简体横排，分句标点。凡使用简化字不能完整表达字义的地方，仍然保留繁体字，但对通假字一般不做变动。标点工作中重点参考了陈雍长、熊毓兰《百子全书·易林》校点本和柯伦《丛书集成·易林》整理校点本。这两个版本在校点过程中，都分别参考和引用了另一系统版本的内容，以此做为互证，凡有疑问的地方都在诗句文字的左方加括号或用不同字体加了旁注，同样是标点和校勘《易林》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尤其是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训诂研究会副会长孙雍长在当代语言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的博学多识，充分得到包括许嘉璐在内的学术界前辈的首肯，这是他能够很好地完成《焦氏易林》校点工作的重要基础，并且已经在《焦氏易林》校点中得以充分体现。至于《丛书集成》本《易林》，本身是在《太平御览》及《芥隐笔记》引文校勘基础上，以明刻姜氏、何氏、毛氏等本汇校而成的清嘉庆十三年首刊本，柯伦先生又作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和校点，使其愈臻完善。

四、对《易林》一书的注释和翻译，《尚注》侧重于易象分析和版本校勘，由于时代的原因而未能翻译。本书侧重于文字注释及古诗今译，把《易林》4096首古诗全部译为现代诗介绍给读者。限于篇幅，本书对易林卦象注释性分析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尚秉和《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钱世明《易林通说》，邓球柏《白话焦氏易林》等书。本书注释中，在参考尚秉和《焦氏易林注》的同时，还重点参考了钱钟书《管锥编·焦氏易林》、王赣《大衍新

解》(书中简称《大衍》)、钱世明《易林通说》(书中简称《通说》)、邓球柏《白话焦氏易林》、费秉勋《白话易林》及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等著作。

五、《易林》的用韵是很复杂的。由于音韵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笔者缺乏音学知识,疑难的地方很多,故书中较难的字的注音只注今音,不注古音。我们希望,将来能有专门的《易林韵读》刊行。

六、关于译法问题,余冠英《诗经选·前言》引郭沫若在屈原《九章》的译文中的一段话说:“原诗是诗,你的译文也应该是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允许译者有部分的自由。有时候他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译。他可以统摄原意,另铸新辞。”本着这一原则,译诗中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无法直译的,使用意译,译诗以现代七言诗为主,力求做到语言流畅可读,并且尽量保留原诗的风味情调。

将《易林》全部译为现代诗,至今还是首次,这项工作还在探索之中。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研究《易林》的专家和语言文字学家的指正。

芮执俭

二〇〇一年八月

注译说明

一、本书以《周易》64卦视为本卦，每一本卦又繁衍出64之卦（“之”就是“变”的意思），构成4096卦的完整序列。每一之卦下面，殿以解卦诗一首，共有古诗4096首。

二、《易林》是以象用辞，之卦卦象的变化派生出丰富多彩的古诗内容。限于篇幅，本书将其注释性易象分析从略，读者可随诗观象玩占，鉴赏辞义。

三、根据《周易》卦爻自下而上的原则，本书在每一首古诗前的卦名中增以本、之卦的卦象号码及卦形符号，本卦卦象号码置于下方，之卦卦象号码置于上方，中间用间隔号以示区别。如“(☰☷⇒☰)”中，“1”为本卦乾(☰)的卦象号码，“2”为之卦坤(☷)的卦象号码。

四、为便于阅读，书后收录了重卦序号、卦形及其象征物名诸表，供读者参考。

五、本书主要依据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及《焦氏易林注》，同时参考了《百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道藏》及《四部丛刊》本。

六、古诗的翻译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无法直译的，使用意译。译诗以现代七言诗为主，力求做到语言流畅可读，并且尽量保留原诗的风味情调。

七、注释方法 按《易林》六十四本卦的分章原则，注释列于章末。凡加注的古诗均采用一首一注的办法，即每首诗中不分释义条目的多寡，只在诗的末句标出注释序号。

八、释义立足于资料的可靠性，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凡学

术上已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凡有歧义、有争论的，以一说为主，兼备他说。

九、引文均注明出处。有的古诗涉及的内容庞杂，仅扼要指出史事概况，并采用“参见”的方式，在注释末标明。

十、《易林》一书中古诗相同者百余条，凡此加注者只限于首次出现的古诗，其余采用与某某条同的方式注出。考虑到排版及印刷的因素，注释内的卦名中不再出现卦号及卦形。如“需之讼(䷄⇒䷅)”条注④为：“《坤之震》同。见该注”。本卦及之卦的卦象号码及卦形符号从略。